

ZHUSHIXUE

ZHUSHIXUE

**注释学** | YU SHIWEN  
ZHUSHI YANJIU  
与诗文注释研究

李红霞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 注释学与诗文注释研究

李红霞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注释学与诗文注释研究/李红霞 著.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80246 - 039 - 3

I. 注… II. 李… III. ①训诂—研究②古典诗歌—训诂—研究—中国③古典散文—训诂—研究—中国 IV. H13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978 号

---

**责任编辑: 李 颖**

**出版发行: 中国大地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电 话: 010 - 82329127 (发行部) 010 - 82329008 (编辑部)**

**传 真: 010 - 82329024**

**网 址: www.chinalandpress.com 或 www.中国大地出版社.中国**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6 - 039 - 3/G · 200**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b>第一章 注释与注释学</b> .....	(1)
一、注释之名与注释的产生 .....	(1)
二、注释与训诂、训诂学 .....	(5)
(一) 注释与训诂 .....	(5)
(二) 注释与训诂学 .....	(10)
三、典籍注释研究与注释学的建立 .....	(13)
(一) 古代的典籍注释研究 .....	(14)
(二) 现代注释学的建立与注释学研究 .....	(20)
(三) 注释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展望 .....	(30)
<b>第二章 典籍注释的原理</b> .....	(35)
一、典籍注释构成的基本要素及其地位 .....	(35)
二、典籍注释构成要素对注释的影响 .....	(38)
(一) 典籍文本的性质对注释的影响 .....	(38)
(二) 注释者对典籍注释的影响 .....	(41)
(三) 读者对典籍注释的影响 .....	(51)
(四) 时代环境对典籍注释的影响 .....	(54)
三、典籍注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	(57)
(一) 典籍注释的客观性 .....	(57)

(二) 典籍注释的主观性 .....	(58)
<b>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文注释史 .....</b>	<b>(61)</b>
一、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诗文注释的初兴 .....	(62)
(一) 诗文注释概况 .....	(62)
(二) 王逸《楚辞章句》 .....	(63)
(三) 诗文注释的特点 .....	(70)
二、隋唐时期——诗文注释的发展 .....	(76)
(一) 诗文注释概况 .....	(76)
(二) 李善《文选注》与诗文注释的特点 .....	(79)
三、两宋时期——诗文注释的第一次高潮 .....	(94)
(一) 诗文注释概况 .....	(94)
(二)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与诗文注释的特点 .....	(95)
四、元明时期——传统诗文注释的衰落和诗文评点的 兴盛 .....	(112)
(一) 诗文注释概况 .....	(113)
(二) 诗文注释的特点 .....	(114)
五、清代——诗文注释的全盛 .....	(124)
(一) 诗文注释概况 .....	(124)
(二) 诗文注释的特点 .....	(128)
<b>第四章 诗文注释的几个基本问题 .....</b>	<b>(159)</b>
一、“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	(159)
(一) 以意逆志 .....	(159)
(二) 知人论世 .....	(166)
(三)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结合 .....	(168)
二、“追求原意”说解析 .....	(173)

三、诗文注释的类型 .....	(176)
(一) 从注释内容上分类 .....	(176)
(二) 从注释手法上分类 .....	(180)
(三) 从注释面向的读者群分类 .....	(181)
<b>第五章 诗文注释的内容和方法 .....</b>	<b>(183)</b>
一、考证背景和说明事实 .....	(183)
二、溯源释典 .....	(188)
(一) 典故的作用和评价 .....	(188)
(二) 解释典故的内容和方法 .....	(190)
(三) 解释语典的价值 .....	(195)
三、名物典制的注释 .....	(201)
(一) 人物的注释 .....	(201)
(二) 地理名物和动植物的注释 .....	(206)
(三) 其他名物典制的注释 .....	(213)
四、语意的注释 .....	(217)
五、艺术赏析 .....	(224)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27)</b>

## 一、注释之名与注释的产生

“注释”，也称注解。《说文·水部》：“注，灌也。”本义指灌注、流入。例如，《诗·大雅·文王有声》：“豐水东注，维禹之绩。”又如《荀子·宥坐》：“挹水而注之。”都是此义。由灌注之义可以引申为疏通、贯通，疏通、贯通即排除阻碍使之通畅，由此形象联想，又可以引申专指注书之注。贾公彦《仪礼疏》说：“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也。”<sup>①</sup>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适也，故释经以明其义曰注。”<sup>②</sup>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也说：“‘注’，取义于灌注。文义艰深，必解释而后明；犹水道阻塞，必灌注而后通。”<sup>③</sup>“注”也作“註”，《广雅·释诂》曰：“註，识也。”又《释言》曰：“註，疏也。”可见，“注”与“註”在解释之义上是相同的。不过，“注”最初就用于解经，解释经典都用“注”

① 贾公彦·仪礼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945.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55.

③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

字，用“註”字是后来的事，段玉裁谓“明人始改注为註”。<sup>①</sup>“释”，《说文·采部》：“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在解释分析之义上，“释”、“解”与“注（註）”相同。例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称“高诱解《吕览》、《淮南》”，此处“解”即注解、注释之义。

“注释”可以指针对典籍原文作解释，也可以指用以解释典籍原文的文字，这两个含义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分别涵盖了典籍解释活动的过程和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注释”一词连用，最早见于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该文在提到《诗》“苜蓿”之义时指出：

“《诗》云：‘参差苜蓿。’《尔雅》：‘苜，接余也。’字或为苜。先儒解释皆云：水草，圆叶细茎，随水浅深。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蓴，江南俗亦呼为猪蓴，或呼为苜蓿。刘芳具有注释，而河北俗人多不识之。”<sup>②</sup>

据《魏书·刘芳传》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刘芳，字伯文，后魏彭城人，有《毛诗笺音义证》十卷，<sup>③</sup>颜之推所谓“刘芳具有注释”，应该就是针对《毛诗笺音义证》而说的。

“注解”一词连用，见于《后汉书·杨伦传》：“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裴松之《三国志·魏志·邴原传》注称“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后来“注解”一词就比较常用了，例如，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其难晓之言，略为注解。”此处的“注解”都指注释活动。

从我国古代学者的注释实践和流传下来的注释专书可以看

① 按：张舜徽认为段玉裁之说不妥，详见《广校雠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

②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75。

③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记载为《毛诗笺音证》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73：916。



出，与“注释”或“注解”相关的称名很多。单称者如注、解、传、笺、疏等，都可以笼统称为注释。顾炎武在《日知录·十三经注疏》中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sup>①</sup>张舜徽在《郑氏经注释例》中说“（注述之业）两汉最盛，约有十科：曰传，曰注，曰记，曰说，曰微，曰训，曰故，曰解，曰笺，曰章句。……十者之中，以传注为最广。二者名虽异，实所务实同，并解书之通号也。”<sup>②</sup>除此之外，还有“训故、解故、训纂、说义、章句”<sup>③</sup>诸名，这些名称所表示的注释内容和体例、方法等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它们表示以注释者的语言解释古代文献语言的大旨却是相同的。这些称名中，“注”和“解”最为通用，现在我们一般通称为“注释”。

“注释”或“注解”一词连用，虽然产生较晚，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典籍注释活动了。最为著名的就是《国语》中关于《诗·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解释。《国语·周语下》记载，晋大夫叔向聘于周，周天子的卿单靖公接待叔向，向叔向谈起自己最喜欢《昊天有成命》这首诗，后来叔向离周回晋之时，单靖公的家臣为叔向送行，叔向高度赞扬了单靖公，并向他的家臣解释了这首诗，原文如下：

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餼也。

①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69。

② 张舜徽。《郑学丛著·郑氏经注释例》。济南：齐鲁书社，1984：80。

③ 汪耀楠。《注释学纲要》。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

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觚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这一段解释文字，第一句解释的是诗篇的章旨，后两句是对第一句的进一步说明。其后，叔向逐次申讲“昊天有成命”至“成王不敢康”的句意。然后，又解释后几句中“夙夜”、“基”、“命”、“宥”、“密”、“缉”、“熙”、“亶”、“肆”、“靖”等几个词语的含义，最后在解释词义、句意的基础上，着眼于全篇，将全篇分为三章，解释每一章节之意，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进一步申明章旨。从解释的内容和注释的程序来看，这段疏解文字已经具备了比较严整的注释体例，可以看作典籍注释活动的起源。

真正的典籍注释专书的出现相对要晚一些，传说孔子曾为《易》作《易传》，又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为《春秋》作传，分别称为《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这几部解释《春秋》的书，后来也被列为儒家经典，又相应地产生了对它们进行解释的专书，如服虔《春秋左传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等等。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大量西汉时期产生的经籍注释，其中有的称“传”，有的称“说”、“解”、“记”、“外传”等等。在早期产生的注释专书中，像《左传》等偏重于释事和阐发义理，像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则偏重于词语和名物训诂，辞简义赅，对后世的注释专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典籍注释之初，注文与典籍原文分别刊行，而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典籍注本那样，注文附于典籍原文与其并行。最早把注文附于典籍原文的是东汉的马融。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记载：“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

《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sup>①</sup>后来的注者和刊刻者，为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方便，大多数也都是将注文和原文结合起来刊行，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常见的注释文本。

## 二、注释与训诂、训诂学

### （一）注释与训诂

在学术研究的分类中，训诂和训诂学与注释和注释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既有较多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 1. 注释与训诂的含义同中有异

从“训诂”一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训诂”一词的连用始于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故训”即“诂训”，因此，《毛传》也称为《毛诗诂训传》。“诂训”即“训诂”。关于“训诂”的含义，古今学者都有过探讨。《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谓之诂。”《说文·言部》：“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语释而教之，必顺其理。”说教要解释事理，因此，训可以引申指解释。可见，诂、训单用都有解释之义。至于“训诂”的含义，唐孔颖达说：

“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传者，传通其义也。……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

孔颖达将“诂”、“训”和“传”看作三种不同的解释体例，这三种体例所解释的主要对象有一定差别，诂，主要就古今异言和地域方俗之语作解释，注释者需要以今语释古语，以雅言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69。

(即通语)释方言,方能为读者所理解;训,是用描绘性的文字说明事物的形貌。清马瑞辰说:

“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之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尝即《关雎》一诗言之:如‘窈窕,幽闻也’,‘淑,善也;述,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传之体也。而余可类推矣。训故不可以该传,而传可以统训故。”(《毛诗传笺通释·毛诗诂训传名义考》卷一)

马瑞辰认为“训”是用来解释连语的,与孔颖达理解的含义有一定差别,不过,二人都指出了“训诂”与“传”是有差别的。

从古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训诂”即解释之义,它所解释的内容与“传”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把“传”解释的“言外之意”排除在外,那么,《毛诗故训传》中只要与理解语意有关的内容都可以看作训诂的内容,它可以包括解释一般词语的意义、解释名物典制、解释语法和修辞、解释语音、说明文字关系等等。这是狭义的“训诂”。它在文献中经常与“章句”并提。例如:

《汉书·扬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李贤注:“《说文》曰:诂,训古言也。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章句”,即离章辨句之义,它是古书注释的一种体例,其内容着重逐句逐章分析大意和发明文辞章旨。章句是训诂的延

伸，但是发展到后来，用于解说的文辞越来越多，据说《尚书》小夏侯传者秦恭说《尧典》“曰若稽古”就用了3万字，其繁琐程度可想而知。训诂言简意赅，而章句繁琐枝蔓，训诂侧重文献中一般词语和名物典制的解释，章句侧重章旨的阐发，这里以“训诂”和“章句”并提，可见二者的差别。

以上是狭义的训诂。除此之外，在文献用例中，训诂一词还有广义的含义。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汉书·丁宽传》：“（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后汉书·崔骃传》：“（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

《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读谓经，传谓训诂。”

例一，“训诂”的成果即“《小章句》”，即训诂与章句内容相同；例二，“古今训诂”与“百家之言”（诸子百家）并提，训诂侧重指儒家经典中的一切解释文字。《后汉书》记载浮丘公作“诂训”，传《鲁诗》，就是今文《诗》的传说。我们知道，在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显著差异，就是古文经学家注重词语和名物典制的解释，而今文经学家好章句，注重阐发微言大义。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明解故》中说：“古之为传，异于章句。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左氏》事多离经，《公羊》、《穀梁》二传亦空记孔子生。”<sup>①</sup>何休注《公羊传》把“传”称为“训诂”，更表明“训诂”即解释之义，而不必限于解释对象和所释内容之间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诂训”或“训诂”包含了一切与解释有关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典籍语言层

①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0。

面，如词语名物、语法修辞、读音、文字形体的解释，也包括篇章结构、大意，甚至言外之意的解释。

就广义的“训诂”来说，它的意义和功能，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注释”是完全等同的，即一切与原典文献的理解有关的内容都可以看作解释的对象。

## 2. 注释与训诂的产生是同步的

中国地域广博，不同地域之间的方言差异比较显著，加之典籍流传到后代，又由于语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人们对于记录典籍的语言文字和前代的各种名物典制，也往往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专门的学者解释疏通文意，以为他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注释活动也就随之产生了。也就是说，“注释”最初产生之时的功能即是疏解文意，排除理解障碍。张舜徽先生说：

“载集极博，无踰二途，立言者期于明理，载事者务在纪实。然古书简质，旨意玄微，益以十口异辞，五方殊语，事类以之隔阂，义训由此纷歧，经典之必资于注述，势使然也。”<sup>①</sup>

张氏又说：

“古书传世既久，后人多不能明其义，而注述之业以兴。”<sup>②</sup>

训诂的产生也是如此。清代陈澧说：

“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东塾读书记·小学》）

陈澧将翻译与训诂并提，翻译也是解释说明语意的一种形式，它的解释功能虽然与“训诂”有空间和时间的对立，而在解释典籍的实质上却都是以注释者的语言来解释文献语言，因此，我们说，地域方言和古今异言是促成注释和训诂产生的直接

① 张舜徽·广校雠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② 张舜徽·郑学丛著·郑氏经注释例·济南：齐鲁书社，1984：80。

原因。

从古人的注释和训诂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它们的产生是同步的。以《毛诗故训传》为例，从名称来看，它以“故训”为称，而本身实在是一部注释专书。王宁先生在《谈诗词的注释》一文中说：“注释是中国古代训诂的基本形式。”<sup>①</sup>可见，在古人的实践中，注释与训诂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3. 注释与训诂的研究形式和研究内容同中有异

训诂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书训诂；一种是传注训诂。所谓专书训诂，就是专门以汉语词义为研究对象，解释词义在贮存状态下的语言意义。例如，汉代产生的《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四部著作，分别从词义、方言、文字和语源的角度探讨语言文字的问题。所谓传注训诂，就是注释专书，它是利用专书训诂的材料，针对专门的文献典籍，解释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注释和训诂是相通的，注释也是利用各种训诂学关于词义研究的成果，正确解释文献语义。不过专书训诂的内容和形式却是注释所没有的。

就解释语义来说，注释与训诂也有相同之处。它们既可以针对古代文献典籍作解释，这也是主要的解释对象，也可以针对注释者当时的语言文献作解释。例如：

《后汉书·东平王苍传》：“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洪诚<sup>②</sup>、赵振铎<sup>③</sup>二位先生也认为，虽然训诂的对象主要是古代汉语，但是却并不限于古代汉语。“注释”也是如此，汪耀楠先生在《注释学纲要》中指出，注释的对象不限于古代文献

① 王宁. 谈诗词的注释. 中学语文教学, 1990, (1).

② 洪诚. 训诂学.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7.

③ 赵振铎. 训诂学纲要.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6.

典籍，一些使用现代白话创作的作品，如鲁迅等人的作品，也可以成为注释的对象。但是，毫无疑问，与训诂一样，注释关注的主要对象也仍然是古代的文献典籍，现代作品中需要注释的内容极少。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注释与训诂，在含义、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等方面，同中有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应该加以区分。

## （二）注释与训诂学

注释和训诂都有为理解古代文献语言服务的功能。注释为训诂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反过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训诂理论，又为注释实践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训诂研究词义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正确理解古代文献语义提供语言材料，它的词义研究方法也为正确理解和解释文献语言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陆宗达先生指出，训诂学的首要用途就在于可以“运用于古代文献的注释工作”。<sup>①</sup> 殷孟伦先生也指出，今后训诂学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有步骤的整理、正确注释我国的古代文献”。<sup>②</sup> 可以说，只要有古籍注释，就需要有训诂学的知识和理论作为指导。因此，传统的训诂学和典籍注释是互为基础、相与促进的。

注释是训诂学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对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注释研究是包含在训诂学研究的范围之内的。根据古人训诂和注释的实践，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过去的训诂学实际就是注释学。如张世禄先生说：

“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

---

① 陆宗达. 训诂简论.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174.

② 殷孟伦. 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 文史哲, 1982, (3).



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sup>①</sup>

洪诚先生说：

“训诂的任务就是解释语言。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sup>②</sup>

冯浩菲先生也说训诂学是：

“具有综合性质和实用性质的注释学”。<sup>③</sup>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对训诂的研究更加偏重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清末，章太炎先生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将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相并列，成为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使训诂学真正成为研究语言事实和理论的科学。黄侃先生说：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sup>④</sup>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就“训诂”这一词语来说，它是指“用语言解释语言”，但这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解释语言的目的是要“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此外，还要探讨“法式”和“义例”，即训诂的方法和训诂的理论，并用以指导解释语言的实践，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训诂学”。训诂学发展到现在，更加强化了它的语言研究的性质。王力先生说：

“按照现代的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一个部门，

① 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训诂学与文法学·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221.

② 洪诚·训诂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4.

③ 冯浩菲·中国训诂学·例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1.

④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81.